

唐確慎公集

冊二

唐確慎公集卷二

序說論議

易確序

易確吾友海州許月南作也月南於書無不讀默識沈思窮搜密驗必使聖賢無遺義並天地無餘蘊而後已嘗謂理由數生數依象見九宮之點畫象之最先者也卽數之所託始循其次序辨其方位明著其奇耦互觀其參兩從橫而詳察之參錯而變通之於是知乾爲太極知乾函坤而生六十四卦知乾位西北最高處爲天氣之所周布象立數立而理氣隨之此易確一書所由來也夫乾陽也以乾爲主尊陽也尊陽而後可以抑陰其言曰凡陰陽合居見爲陽不見爲陰乃得陰陽之正陽

饒陰乏理充欲詘君子道全小人道缺可以知其
意矣月南爲人剛明外渾敬義內充居平粥粥若
無所知者及當友朋會合議論今古舉凡理欲善
惡之界吉凶悔吝之來以及天地之盈虛消息國
家之治亂興衰人事之屈伸順逆無不見之切而
慮之詳其得於絜靜精微者蓋已深矣鑑嘗與月
南講求乘方勾股三角八線之法見其鈎致獨精
推測至隱於方圓徑周平視斜立之定率百變而
皆得其準是以貫通九數洞察九宮窺先聖不傳
之蘊奧探高遠莫測之神奇窮之直見大原演之
無非至理此其所以爲確此其所以爲月南之易
也學易者其善讀之

潛虛先生遺集序

周子曰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詞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謂之藝矣而又申之曰弊周子其憂之乎今非周子之時也而弊益日出棄性言理認欲爲心信己而忘經任天而遠事此端倪神識之流也而高曠者或效之其弊也空而罔據以多爲富以博爲雄見枝而遺本疏委而失源此支離蔓衍之過也而涉獵者或宗之其弊也紛而無紀其若春風嫋娜明玉瑤璫文如錦繡韻出笙簧此大雅方家之所羞也而浮夸子往往豔而稱之其弊也蕩佚而不知所歸周子之憂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而道德固已裂矣今夫孝者道之本也德之基也推之爲忠爲敬爲仁爲誠爲節爲廉爲信爲義爲大有爲爲必不可爲皆是物也本立而道

生未有有德而無言者也余讀潛虛先生之詩文集而知先生之德成於孝文亦成於孝也先生生平追念曾祖祖兩世節母懿行蒐輯邑中列女撮其孝貞節烈實事爲傳若干首寄哀寄痛各就其至真處書之感慨淋漓追維深至幽足以泣鬼神明足以維風俗使讀之者凜然起敬油然而生仁孝之心也詩中錢節母張烈婦及爲沈思葵作皆類此也其王恭人李太孺人許孺人金孺人各壽序引經訂義亦教孝之文也余故曰成於孝也先生吾先君子之執友也先君子爲海州牧先生官學正凡課士賑饑以及立書院建考棚開河修志諸政皆先生左右之先生本忠孝之懷具經濟之略向使作爲霖雨大布其澤於斯世斯民豈非天

下之所冀幸者乎而奈何道德未竟施也然而後起有人二銘大理本孝作忠推闡而顯揚之其量正不知其所極而又有文孫編修某承承繼繼則先生之所未竟者尙何遺憾哉於戲道德之詒遠矣

朱慎甫布衣遺書序

理天下萬世人心之所同具者也其致知主敬存省克治諸課程亦天下萬世學者之所共由也人病不之求耳求之於周程張朱以前難求之於周程張朱以後易暴秦焚經坑儒孟子之緒幾不續矣天不欲理之不復明於天下也千有餘載而寄其傳於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諸大賢朱子承之而格致誠正之功永昭著於天下天下有求是理者

循朱子平生講論之次序未有不見之明而致之極者也然至今日異端惑其聰俗學奪其志故訓詞章紛其趨旨父兄沮之師友嗤之僕從去之膠庠學校屏而棄之初固不欲求卽求而未能遽得而仍反其故常理於是乎不可見矣天下人皆謂理不易見將並敝廬窮巷中闡修真積實見此理者亦且等閒視之謂爲枯槁人爲寒酸子而理遂爲天下裂於戲慎甫先生之不見知於天下豈足怪哉先生年十六卽爲求理之學非有師授也皆於宋諸賢遺書得之其窮之也切其辨之也明其守之也堅其存之也密見之於行以此見之於言亦以此凡所著書以及與人問答隨事紀錄無非此也事親孝交友信爲人課讀必端必正理足故

無不敬也余以此理望天下之學者久矣得無有
慎甫其人者或藏於山或隱於石猶有待而出耶
是未可知也

寒香館集序

寒香館詩鈔文鈔蔗農侍御之作也侍御弱冠登
科捷南宮爲名翰林而行高品潔好學不倦志聖
賢窮典籍博覽古名臣大儒之言行積四十年羅
列於胸中者不知幾萬千卷俯仰於時世者不知
幾千百年匯經史於一源通古今之萬變植其體
者厚則所以致其用者遠也督學武昌學條教術
動關勸懲至今士子猶稱之使由此而卽任天下
之重任大發其所蘊蓄則安有不可爲之事又安
有不可拯救而頽波莫挽者而乃終於侍御乞歸

田里及其沒也僅僅以詩古文傳之其人豈不悲哉自古有才有德有道之士其出也天若以重負荷畀之天下之人亦且殷殷然冀其見用於時有若巨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急不可待者卽斯人之自處亦不敢委退而安於無能爲唯唯焉與衆無所可否蓋天下事未能忘於懷也而卒無可奈何如長沙江都之有才而未盡其才有道而未能行其道非千古之一憾事哉余讀侍御之詩古文而有感焉夫侍御非有不得於衷者也曩然曠遠適其所安其詩恬雅而寓情於溫厚其文宏茂而立意一歸於誠篤非特其養之深抑亦其識之定也詩古文雖小事亦足以知侍御矣

衛鶴村明府文集序

諱際可先大夫命代作

衛鶴村明府吾楚之循吏也所至明察有廉能聲以文術飭吏治凡自湖湘來者皆稱道弗衰余嘗謂天下之爲民父母者得如鶴村其亦賢矣然以觀鶴村之志則有未遂鶴村之學未得盡施也聞其沒不能已於懷者久之客冬其子峘至江南依姻家李誼園觀察因余與其先人雅故又嘗有一日之長殷然來謁余方養病避客喜急延入叩其尊人歸田後及身後事未嘗不款款以之峘曰先人素介知音者希遺集若干卷將就梓未之有序欲得先生一言可乎余用是重有感焉憶乾隆五十七年鶴村官臨湘余爲峘教授章句課讀之暇與鶴村從容講論出文藝互質輒至夜分不休鶴村知余深余亦有以知鶴村之志與學矣及余通

籍至江南遙遙數千里每尺書相規頌而鶴村愈有循名吾因喜鶴村之志必遂其學必大用於當世也乃無何而鶴村黜矣無何而歸且沒矣豈天之厄斯人而不欲申其志展其學耶抑楚之民不獲長沐長吏之澤而天故促其年耶夫何使吾之思鶴村者僅僅於文集中低徊欲泣而不能已亦可悲矣雖然讀其文之近裏著己者未嘗不見鶴村之自修也讀其文之明體達用者未嘗不見鶴村之爲政也讀其文之慈祥惻怛者未嘗不見鶴村之惠德在民也鶴村其不沒矣乎吾方將與湖湘之人撰遺愛之碑以歌豈弟而先序此集付頌而傳之

五石瓠書屋稿序

五石瓠書屋稿者吾弟紫玖制義也紫玖自弱齡
治舉子業二十餘年不輟將五十而猶有躍冶而
試之意憶嘉慶十二年鄉試首題其行己也恭四
句紫玖扼重惠字作法甚超先大夫亟許之而未
之獲售其後屢戰屢躋俗云場中論命不論文是
耶非耶紫玖嗜畫而不輕以示人蓋亦知之者希
故耳夫自古賢人君子其不得遇於時遯跡林泉
蘊而蓄之發爲文章與名山川長留於天地間者
多矣故由前而觀之每惜其有才不遇爲之扼腕
而歎息而自其後而觀之則遇者忙忙終日而卒
無所成就不遇者優游容與正得以其暇淑其性
而適其天以彼視此勞逸固何如耶余與紫玖別
三年矣以粵徼防堵奔走戎行霜雪盈髭老將至

矣紫玫家居養疾淡然於時世哀集生平所作制藝若干首將以付之剞劂余何勞而紫玫何逸也是亦可慨也夫

直省鄉墨序

四書文之重於功令也爲求賢也求賢而必於四書文欲士子言孔曾思孟之言行孔曾思孟之行學孔曾思孟之學道孔曾思孟之道以馴至於孔曾思孟也其視士子之重爲何如也士果知其重也言不敢不立其誠行不敢不主於敬學不敢不出於正道不敢不協於中以是應主司知以是酬朝廷舉則一文也而天下重之矣雖然難言之一日之文遂以定終身之言行固有之也而不能定終身之言行者亦未嘗無而主司之知以是定朝

廷之舉以是定天下之羨者慕者欣賞而嗟歎之者亦以是定何哉則以士必不肯自失其重也夫旋乾轉坤若大事業安上全下若大勳猷此何如人也而未嘗不從斯文出也輔相裁成于焉交泰都俞吁咈于焉責難此何如人也而未嘗不從斯文出也整躬率物共仰真儒契性達天卓爲聖學此何如人也而未嘗不從斯文出也今使爲斯文者皆具此志願力踐所言敦敏其行擴充乎性道不懈不倦以日進於聖賢有體有用之學也是則天下之所欣幸而望之者也獨文也乎哉

感應篇試帖詩序

天下有知其所當然並究其所以然者理由心得性自天來油然而不容已而仁見奮然於不忍甘

而義見秩然於不敢紊而禮見昭然於不能昧而
智見孝弟本固有之良忠恕亦自反之道正不必
徵之於鬼神託之於因果而後爲善而後去惡也
然而提撕省察乃存養中不可無之功悔吝吉凶
亦動靜間所必謹之事人果暗窺屋漏顯對大廷
上稽古人近考當代不愧不忤以戒以規一念勿
及於邪一言勿出於妄一視一聽勿移於非禮則
滿腔皆善形骸不得而閒之反身而誠物欲不得
而奪之此卽聖賢省己之實修亦卽聖賢求仁之
要旨警悟莫善於此懲戒亦莫切於此矣世之言
感應者不當作如是觀乎夫人禽之界甚微正則
爲人偏則爲禽明則爲人蔽則爲禽誠則爲人妄
則爲禽敬則爲人肆則爲禽盡性分者爲人性分

之限者爲禽敦倫常者爲人倫常之薄者爲禽此皆宜反之於身求之於隱慎之於思念之閒修之於幽獨之地不必其事之昭著而此心之暗昧有入於禽而不自知者當何如覺察何如戒謹何如存養克治也人亦盡人道而已使此心無禽心而已而感應之理在天壤閒存以爲警悟懲戒可也貴筑郭子虛堂以所得感應篇試帖詩索爲之序因據所知者揭而質之云

眼科備覽序

盲之爲害大矣哉盲於目則官骸廢盲於心爲學則學廢爲政則政廢久矣乎其有望於三折肱也朱君苹野工於眼科輯眼科備覽於目之盲可謂治之有術矣而於心何如哉夫目之盲病在一身

心之盲也其害可以及天下紛紛然黑白不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一人傳之衆人述之愈推愈失盲者不自知其盲天下亦遂忘其爲盲而害深矣然則治之奈何曰格物致知所以去其障也誠意正心所以葆其真也靜以養之虛以運之神明以出之斯盲可除而心之全體可復也朱君善治盲者也請以質之

金陵節孝備考序

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節之重於天下也大賢稱美之若是是豈徒在婦人女子哉儒者讀書考道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養其惻隱羞惡之良堅其忠孝廉節之行一旦出而拜獻其身或仕於朝或分職於四方見有便